

集部

絜齋集卷四

宋 袁燮 撰

奏疏

論蜀劄子一

臣竊觀當今之務惟邊防最切而其間利害有未易言者自淮甸以迄蜀皆邊面也形勢至廣不勝其備要當斟酌時宜而善處之淮甸廹近中都論者皆以為急然

以臣視之近者固不可緩遠者尤不可忽臣請先言蜀中之利害可乎益昔者張浚既失五路力不足以養兵乃以五路財賦均之西蜀增立名色謂之折估蜀人由是重困馴致于今資用耗竭人情既岌岌矣往歲金人至邉淮襄之間日尋干戈獨此一方互市自若遂啓敵心乘間深入殺戮不可勝計忠義之徒痛其家之碎於敵也縞素復讐義固當爾而我師追而還之金躡其後無所逃死安得不怨怨讟並興慮其難制盡散之以為

農則安得而不叛敵窺其意從而誘之幸以忠義自名終不甘為敵役及其未固汲汲招集其亦可也而事權不出於一諸司各行其意于是乎紀綱紛亂姦宄並作而關外四郡遂莽為盜墟此關乎安危之時也若救頭然(案此句上疑有缺文)雖危可安失今不圖噬臍何及萬一四郡失守則西蜀之心揺矣惟蜀與楚相依以立蜀人乖亂楚將若何唇亡齒寒之憂近在眼中矣淮甸其能自安乎中都寧不震乎可為寒心可為慟哭此其利害豈直

安危也哉智者圖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原紛擾之由求康濟之策推赤心置人腹中則銅馬之流莫不感悅釋賊將用其計謀則李祐之徒皆能成功不疑于物物亦誠焉古人此論可謂著明矣淮西山東之豪所以為我盡力者誠心待之蜀之當是任者誠能效其所為開示大信堅于金石孰不樂為吾用竝邉忠義聲勢相接若左右手之交相為援若兄及弟之共禦其侮智謀迭出則殘敵不能支矣此所謂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

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御之爲言結之以恩信閑之以法度不疾而徐巧于調伏有致遠之能而無泛駕之患也茍非其人孰任玆事擯黜其庸懦不才者更用其望實夙著者號令一新精采俱變元氣既充外邪消伏孥諸擾攘之中置之安全之域豈惟蜀安天下舉安事之樞要昭然在是也惟陛下亟圖之

論蜀劄子二

臣不佞去歳六月八日獲對清光極陳蜀中利害親聆
玉音有忠直可見之褒足以仰窺聖心垂意于坤維者
如此蓋此一方去天萬里安危休戚艱于上達形勢何
以聯屬警急何以赴援非其他諸路比也故聖心深慮
之殘寇稔惡時有侵犯今春大入歴興元寇金洋遂至
大安我師剿之殆無遺類威聲既震疊矣然變詐之性
巧于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聲揺東
南將若之何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

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揺我昔孝宗皇帝光臨萬寓中外敉寧矣而猶切切焉惟蜀是憂命執政大臣繼踵宣威者至于三四又詔制置司同諸帥臣銓釋兵將庸懦不堪倚仗者而易置之夫宣威之設不于他路而獨于蜀兵將之易置不施之他路而獨施之蜀聖哲之心深知天下安危實繫乎此重此一方所以重國勢也陛下可不繩其祖武而加重于此哉蓋今日蜀之急務有六臣請為陛下略陳之夫階成和鳳蜀之垣墉也其地險絶

為吾障蔽則闗内諸郡雖不立城壁自然安固焚蕩以來外無垣墉之可恃内無城壁之可依表裏俱虚寇寧不益肆其毒乎人情岌岌避難而逃者無復歸志非小故也毋憚大費亟為之圖度僧鬻爵費廣不靳而責成于郡邑視其多寡以為殿最磨以歲月庶可漸復此其急務一也自古巴蜀號稱多士諸葛亮奮于隆中豪傑歸之如水赴壑勲名爛然前後相望可以今日而無其人乎屬者沔帥察其姦欺立談之間斷此大事此固蜀

中之儒英也如此人物搜揚簡拔推誠而任用之何由
不濟此其急務二也自古立國賞必以信況捐軀犯難
尤為可念者乎故曰軍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
也而議者或曰是不宜厚厚則貪功而生事以宋璟不
賞邊功為説而不知其時之不同多難之秋正藉其力
庸可抑乎大安之戰其功甚偉醲賞以厲其餘誠不為
過此其急務三也巴蜀天險民生其間類多勁武勇于
戰鬬其天性也然聚而不教與無兵同教而無别與不

教同擇其傑異者豐其犒賜養其力精其藝而勵以忠義之節則有勇而知方矣推之田野之間因農隙以習戰若雄邊子弟所以著稱于唐者則民兵亦精矣此其急務四也蜀之境土與羣蠻隣非我族類未易調伏今殘寇敢爾憑陵安知蠻之不吾窺乎昔李德裕之節度劔南也建籌邊樓而圖其形勢復邛峽關以奪其險阻威望赫然數年之内犬吠不驚其所施設必有深服其心者矣已然之效足以為法此其急務五也蜀本富饒

之地自折估之法嚴財益匱民益貧重以金人之擾窮悴無聊何所越愬所宜選擇良吏撫摩愛養如保赤子如烹小鮮仁民之政務在必行逋負之物蠲以惠下以紓民力以結人心以為手足捍衛頭目之備不亦善乎此其急務六也兼此六者推而廣之則今日之蜀猶往時之蜀也如其不然潰裂四出不可復救矣昔我藝祖肇造區夏先取荆南以通入蜀之路繼取全蜀以圖混一之功宵衣旰食勤苦至矣陛下嗣守丕基可不念當

時取蜀之難而思今日保蜀之策哉是故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足以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足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先朝遴選于衆必以張詠之徒為之中興以後吴玠吴璘兄弟實任其責其才氣之雄智略之偉立乎千萬人之上折衝禦侮談笑間爾然則今日之典方面鎮全蜀者其可不以前修自勵哉付之以衆人所不敢當之事期之以衆人所不能成之

功兼總四路專其委寄則威望日益隆優選寮佐為之强助則謀慮日益廣此方之疾庶其有瘳乎西陲既安則東南恃以無恐臣所以披肝瀝膽控告君父者非獨為蜀計為天下計為宗社計也嫠不恤緯憂在宗周惓惓之忠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論備邊劄子一

臣竊惟當今之務有不可一日緩者邊防是也自陛下更化以來今十年矣築城壁浚濠塹繕甲兵積芻粟習

武藝申軍律未嘗一日不為備禦計也勤勤葺理至于今日宜其十全無闕物物可仗邊疆隱然有不可敵之威強鄰帖然無敢為寇之意其理固當然也近者竊聞垂亡之寇輒敢率其餘衆侵我疆埸掠我人民焚我廬舍偃然有輕視中國之心陛下知其所以然乎然則我之所為邊防者未必真可恃也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往時稍有勞績之人率以罪罷凡今所用新進為多孰為智孰為勇朝廷不得而知也孰為傑出孰為中材朝廷

不得而知也四顧乏使聊且用之是謂之嘗試任嘗試之將而責以真才實能之事豈不難哉然則何以得良將曰朝廷之上改絃更轍作其怠惰苟安之氣則良將出矣敵雖微弱而交聘未已所以猶敢桀驁一旦絶之出其不意寧不震慴若猶侵犯以兵驅之觀其戰鬪而智勇傑出之才因是表見折衝禦侮不患無人此乃邊防之首務也講和誓書質諸天地邀諸鬼神不如約者墮其國可謂嚴矣誰敢違之而敵人輒敢渝盟豈不自

知其非哉直欲邀我歲幣故為此小撓爾我從而與之是畏其威也是示之弱也堂堂大朝而見脅于衰殘之小敵惟其所欲略不敢較兹其為恥辱也大矣使彼猶在燕山其國尚强未嘗棄好雖與之可也今失其險阻不絕如縷又已渝盟其可與乎稽諸公論萬口一辭謂不當與惟淺謀寡識者或以為當與爾一或與之我氣先索何以立國方今韃靼最强及其他豪傑崛起于北地者甚衆見吾怯弱如此將有吞噬之心豈不尤為可

慮乎昔紹興中北方强盛而徽皇梓宫未歸太母隔在沙漠高宗不得不與之和所給歲幣減于全盛者半而當時忠臣義士猶以死争之及金亮叛盟親提重兵大入淮甸而完顔雍已入于北方亮尋隕于非命而雍畫反其所為其國再安欲尋舊好故孝宗減幣而與之和今之殘寇與其强盛之時固萬萬不侔也而我之與幣增于隆興一如紹興之數毋乃太不稱乎毋乃太卑辱乎借寇兵資盜糧古人之所深戒也彼既渝盟是為敵

國迺以重幣資之衰弱之餘一旦得此以激厲其衆又豈中國之利也哉善立大事者能反而用之不以是資敵而反以制敵夫今之所患者財用未充也然歲幣之數不為不厚足以募勇敢足以旌戰功自今以往邊防于此取辦國威由此復伸此天所以祐我國家也其弱也易兼其昧也易攻摧枯拉朽不勞餘力此天所以授陛下復讐雪恥之機會也殘寇折而入我蒙古及夫羣雄知中國有人莫不惕息此天所以啓我昌運也陛下

內揆于心曉然見夫歲幣之不可與固守而確持之則可以奉順天意矣臣聞孔子之言曰為君難何為其難也決大疑定大計措其國于泰山之安天下無敵焉所以難也勢則不强威則不振患人之見陵重賂以求免中才常主亦能為之何待于聖君乎願陛下審思之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論備邊劄子二

臣竊惟當今之務備邊為急要當精講而熟計之吳呂

範有言同舟涉海一物不牢則俱受其病此至論也然則今之邊防其可有一事不備乎臣職在獻納不敢緘默謹以今日六事公論以為未備者上徹淵聽臣聞古之立大事者必定其規模而乘其機會譬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所謂規模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所謂機會也夫惟規模素定于胷中緩急先後有如王朴平邊之策故守不為徒守而戰不為浪戰機會未至則舒徐以待可為

之時機會可乘則果決以奮有為之略大功之所由集也今之防邊亦果能若是否乎此公論以為未備者一也臣聞古之善料敵者必察其虛實而知其強弱避實擊虛避強擊弱則易為力今自問探不明懵不知其所向不擣其虛而擣其實不攻其弱而攻其強豈惟無益必將自斃又何以決勝乎此公論之所以為未備者二也臣聞古者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如腹心手足之交相為用如父子兄弟之無有間隔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

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此興亡之所以殊也今人各有心異論蠭起不以國事為念而惟巳私是逞甚者他人有能巳則嫉之造作浮言播于朝路使有功者不能自安豈忠于事君者乎此公論以為未備者三也臣聞兵不在多以精為貴國初兵籍不過十五萬而征伐四出莫不如意惟其精也自秦檜當國陰與金人相結沿邊不宿重兵故大軍屯于江山有急出戍給之生券不為不多矣然皆習于驕惰不堪戰攻故議者以為不

若令歸舊屯而以其生券給沿邊武勇之士公家支費不增于前而守禦得人遠勝于舊有安居之樂而無出戍之勞新卒列營相望則大軍可以漸減闕額勿補以計消之誠强兵省費經久無窮之利也而不聞施行此公論之所為未備者四也臣聞善馭軍者必嚴其紀律白刃在前不敢不蹈以為退卻者必死而前進者猶可冀其或生也故惟知主將之可畏而不知敵人之可畏出師之日坐者涕沾襟卧者涕交頤一死將至所以悲

爾今軍人遇敵望風而奔葢以為前進多死而退卻可幸免也紀律之不嚴亦至于此乎此公論以為未備者五也臣聞善養兵者必厚其資財國初沿邊諸將久于其職關市之征皆得自用以招募勇士以旌賞有功以資給間諜裕然有餘未甞匱乏中興大將所蓄之財亦不可勝計給興之末內帑所賜犒軍緡錢多至千萬無所靳惜今日軍用不饒既無以豐犒戰士又主將朘削而軍人益貧平居憔悴無聊臨難豈能死敵此公論以

為未備者六也即此六事推之其他未備者亦多矣區
區殘寇敢抗天威茍不能克為千載笑伏惟陛下嚴飭
内外大臣大修軍政如臣所陳六事靡不更張以實邊
防以彊國勢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絜齋集卷四

絜齋集卷五

宋 袁燮 撰

奏狀

江州乞祠狀

某一介疎庸重以衰朽誤蒙公朝使令每愧無補毫髮今春一病沉緜七旬百端醫療始得痊愈氣血從此消耗體力常苦倦乏勉自支撐每慮曠廢雖居官貴乎久

任然多病難以素餐苟不知退何能逃責目今時和歲稔民生奠居官事稀簡自可少安愚拙豈復有所規避止緣衰憊不免控陳伏乞朝廷特賜敷奏付以祠禄一次使得優游里巷休養精神實餘生之大幸

辭免除都官狀

某今月一日準省劄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衣某除都官郎官日下前來供職其江西提舉職事令江公亮時暫兼權候正官到日依舊者寵渥踰涯省循非據

伏念某才能駑下知識卑凡曩者承乏九江初無善狀既而濫承隆旨復愧罔功加以年齡遲暮齒髮凋零筋力疲憊老態具見難以復汙朝列且七十致仕著在禮經不知止足有虧廉恥方欲披露情悃引年而歸忽蒙誤恩豈宜忝冒伏乞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涣俾遂退閒不勝大願所有省劄某未敢祗受

辭免兼國子祭酒狀

某昨于三月内具申朝廷乞免兼祭酒尋準省劄奉聖

旨不允依舊兼領今已累月竊緣監學之職專領教導諸生曩以秘書少監兼領館中職閒無事時復一到往往多入學中得以專一與諸生講習頗相信向自兼職經筵講説之日多凡三日始得一到學中相與講習之時甚少諸生信向寖不如前每竊自愧不敢安處欲乞朝廷特賜敷奏

辭免陞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狀

某今月十一日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表某兼同修國

史實録院同修撰者疊冒殊恩難安愚分伏念某自叨
史職屢閲歲華憐五技之已窮嘆三長之蔑有日虞顯
黜敢覬起升伏乞朝廷特賜敷奏許仍居于下職庶少
穆于師言所有恩命未敢祗受伏候指揮

辭免專一編類孝宗寶訓狀

臣今月十六日伏凖省劄備奉聖旨令臣專一編類孝
宗皇帝寶訓者臣竊以聖君之鉅典實為治道之宏綱
欲總括于羣書必參稽于衆俊如臣者見聞淺陋學術

荒蕪自知無補于明時屢丐言歸于故里未蒙從欲常懼逾涯矧衰烈祖之明謨亶謂熙朝之盛舉尾晉紳之後或可効于微長顓筆削之權實難尸于重任儻惟冒昧必速悔尤伏望聖慈收還成命改畀逸羣之彦丕昭垂世之規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乞歸田里狀

某孤陋之蹤來自江右再登朝列尸素無補三年之間屢求閒退未蒙從欲每不遑安伏念某學術迂疎才能

譾薄久塵清貫積憂薫心今則疾病侵陵精神恍惚顛倒錯亂如癡如醉古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某既耄矣復何能為自度餘生來日無幾某之一身不足自惜惟是違去松楸于今九載不得一見死不瞑目伏望惻然興憐特賜敷奏許歸田里得以少延歲月實出生成之賜伏候指揮

又

某近以衰老多病欲歸田里具申朝廷乞賜敷奏伏準

省劉奉聖旨不允某竊惟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蓋必其人碩德重望足以為薦紳儀表崇論宏議足以補時政闕失求退之意雖堅而朝廷籍以為重故不許其謝事而以几杖安之其禮厚矣若某者曾之寸長濫叨班列車載斗量何可勝數既非致治之才難免腐儒之誚其留其去無關重輕尸位素餐益增愧悚此所以不得不去者歐陽修范鎮人物之冠也然修年六十有五鎮年六十有三皆致其事先朝從

之某于此兩賢無能為役而行年七十有三矣若猶顧

戀公論謂何伏乞朝廷再賜敷奏俾遂歸田之請庶逃

貪位之譏伏候指揮

乞歸田里第一狀

臣猥繇疎淺躐處清華曾無補于涓埃每自慙于尸素

如臨淵谷若撻市朝慨念初心本自期于超卓豈宜晚

節乃不顧于廉隅屢騰告老之章未遂投閒之志有識

咸嗤其固位後生亦誚其謀身既公論之弗容矧衰年

之多病蕞爾僅存于陋質頑然有類于枯株知來日之無多痛修名之不立仰祈睿鑑俯察愚衷與其瀕于危殆而始聽其歸孰若可以支持而亟從所請得少延于歲月實有賴于生成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取進止

乞歸田里第二奏

臣近以年老衰病具奏乞歸田里續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伏念臣學不足以造古人之精微行不足以為當世之準的瑣瑣未工于謀國惓惓惟切于愛君屢陳逆耳

之言每切攖鱗之懼聖恩寛大固靡不容弱植孤危終難自立加以年齡之遲暮不堪疾病以侵陵名雖謂之老成實自慚于昏耄若猶貪戀必致顛隮輒干方命之誅再控由衷之請一言不實是謂欺君三尺具存何所逃罪得即安于故里實有頼于深仁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再乞歸田里狀

某近嘗披露肝膽乞歸田里續準省劄奉聖旨不允某

竊惟義利之辨古人甚嚴所貴乎學士大夫者惟其見得思義也若嗜進無厭苟得無耻此乃庸鄙小人所為安在其為學士大夫乎故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某嘗服膺此訓乃知人生自有樂地此心無愧雖貧且賤自有真樂此心有慊雖富且貴不堪其憂故不合于義者聖人深戒之義之為言宜也非所宜得而得之非所宜處而處之皆不可以言義某年七十有四矣平生安于

定命不求榮達今晚節末路來日無幾乃嗜榮冒利不顧廉恥豈不有負于初心乎宜去一也供職成均三年有半未能作新士類淪胥惡習尸位素餐已深負愧升華禁近何以堪之宜去二也自嘉定之初離家去鄉今已十稔松楸之念日深日切若溘先朝露將抱恨重泉宜去三也疾病交侵氣血消耗目昏華而不明心怔忡而不寧行步艱澀常憂顛仆宜去四也今宰執大臣在朝無同姓之親示至公也某區區微臣父子同朝寵榮

僥倖公論其謂何宜去五也昔孔戣負二宜去韓愈所以不能留今某宜去也五而猶貪而不休其罪大矣伏乞朝廷特賜敷奏保全餘生獲歸田里實乾坤大造伏候指揮

辭免陞兼侍講狀

某今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除某陞兼侍講洊被恩光彌深震懼春經幃之密勿裨聖學之緝熙退省庸愚莫能稱塞誦說已踰于始望講明難冒于殊私伏乞朝

廷特賜敷奏俾仍舊職庶免煩言所有恩命某未敢祇
受伏候指揮

辭免除權禮部侍郎狀

臣今月初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差某權禮部侍郎自天
有命無地措躬竊惟密邇宸旒論思禁近俱公朝之高
選實賢士之榮塗況乃攝貳春官典司邦禮必得寅清
之彥庶逃瘝曠之譏如臣者才不逮人學未聞道疇業
弗充而疎庸已甚年齡既暮而朽鈍無堪累控忱辭乞

歸故里未蒙從欲彌切懷慚念神武掛冠所以保全于晚節若甘泉簪筆胡能稱報于殊恩自揣非宜實難冒處伏望渙渥改畀名流俾歸蓬蓽之居少駐桑榆之景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歸田里第一奏

臣輒殫愚悃仰瀆宸聽臣性資鄙陋學術迂疎遭逢聖朝擢登嚴近非不欲鞭策罷駑少圖稱塞而黙自循省了無寸長以言其才則不足以排難解紛以言其德則

不足以感人動物叨踰過甚愧怍益多所以數年之間累上投閒之請未蒙從欲殊不遑安忽非意之相干懍孤蹤之難立惟知反已詎敢尤人既不容于清切之班盍自放于寬閒之野伏乞聖慈檢照臣節次乞歸田里奏請速賜施行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再乞歸田里第二奏

臣近者輒控悃辭乞歸田里續凖省劄奉聖旨不允臣一介疎庸濫膺任使非不知事君之義當致其身方國

家多事之秋非臣子歸休之日獨以年齡遲暮體力衰頽勉强趨班名實俱喪已既不能自重人亦從而輕之居論思之地叅勸講之華而苟容于其間則朝廷亦輕矣此臣所以不得不去也伏乞聖慈軫念孤蹤許歸田里以安餘生以全晚節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辭免正除禮部狀

臣今月初四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者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惟貳職秩宗公朝高選

必得寅清之彦庶殫獻納之忠如臣疎庸何足比數姑
攝官而承乏猶懼弗任若滿歲而為真又安能稱兼臣
年齡遲暮心志昏荒屢騰告老之章未遂歸休之願方
欲洊陳于悃愊豈宜冒處于清華伏望聖慈俯察愚衷
收還成渙仍乞檢會臣乞歸田里前後奏請速賜施行
以全晚節所有恩命臣不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再辭狀

寵膺綸綍懼切淵冰竊惟論思獻納之班必得碩大光

明之彦刋春官之有貳實天秩之攸司自非窮制作之原何以舉範防之要而臣偶緣際會濫被選掄攝承雖閲于歳華朽鈍無裨于國論深虞汰斥敢覬褒遷當懇求閒退之時乃真拜寅清之命宜去久矣貪榮可乎大有負于初心必難逃于清議與其包羞而就列孰若揣分以遄歸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伏乞聖慈赦其方命之罪改畀時髦俾歸故里實天地生成之賜

辭免正除禮部再申尚書省狀

某近者第二奏辭免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乞歸田里續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雖至愚豈不知君父至尊臣子至卑方命之罪萬死莫贖然内揆于心有不能自已者某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人臣之大義也寡廉鮮恥貪位慕禄人臣之大罪也大義如坦途大罪如深谷豈可舍坦途而蹈深谷哉某之行年七十有五矣齒髮既凋筋力既憊精神恍惚如醉如癡昧止足之戒叨論思之列瘝官曠職勢所必至心知不可懇求

歸休大義當然也攝官滿歲進而為真雖自古有之但某于求退之時被升華之命若不顧廉恥居之不疑公論必曰是見利而喜爾是得遷而留爾某雖無是心而迹或似之雖家置一喙何以自解當白首垂没之年貽貪位慕禄之誚厥罪莫大焉舍大義而不由觸大罪而不恤為臣若此公朝亦焉用之此其所以不能自已也伏乞朝廷特賜敷奏追還成命許歸故鄉不勝千萬之幸

又乞歸田里第一奏

臣一介疎庸叨塵清貫無補分毫如負芒刺所以數年之間屢求閒退非飾辭也名義至重此心難欺既深知其不可而猶黽勉就列則是寡廉鮮耻雖至愚無識尚何面目見天下賢士大夫乎公論弗容士友交謫皆以為名教罪人臣實懼焉伏乞聖慈念臣衰病放歸田里保全晚節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又乞歸田里第二奏

臣今月初九日伏蒙聖恩以臣乞歸田里特降詔不允者臣伏自思念庸陋之質久玷班列宜去固非一日乃至再瀆聖聽臣聞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明于出處進退之義也若瑣瑣碌碌無補事功公論以為宜去而貪榮慕禄恬不知休尚得謂之士君子乎粤自聖朝更化臣首蒙收名今十有一年矣歷官中外不為不久歲月愈深憂愧愈積以言乎論思則不能極陳天下之利害以言乎講讀則不能仰裨聖學之高明而臣之行年七

十有五形容憔悴步履艱辛目昏華而不明氣萎弱而不振每遇朝會戰戰兢兢常恐失儀自知來日無幾必將溘先朝露一去松楸不得再見重泉之下抱恨無窮此微臣之所以痛切也伏惟聖慈念臣所陳無非由衷之語放歸田里休養餘生臣干冒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狀

今月五日準省劄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袁某除煥

章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宫任便居住者褒遷過甚震惕靡寧竊惟學士之真除允謂公朝之高選學足以造古人之堂奥行足以為當世之楷模以罷業則愜洪以聲名則熚煜肆膺妙簡乃協師言如某者資禀凡庸年臻耋耄班寖聯于清切心每懼于滿盈自應絶意于榮塗敢覬升華于邃閣茍惟冒處必至疾顛伏乞朝廷特賜敷奏曲憐朽質亟寢誤恩庸改畀于名流庶安全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祗受見寄留慶元府軍資庫伏候

指揮

絜齋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絜齋集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左振麟

絜齋集卷六

宋 袁燮 撰

策問

祖宗家法

問書稱監于成憲詩歌率由舊章良以祖宗之家法後嗣子孫遵而行之不可違也在漢宣帝時宰臣魏相好觀漢家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奏請施行之而

唐世人主亦以太宗為法政要一書有正色拱手而讀者夫古者聖君之可為法者多矣顧不取諸彼而惟其祖宗是憲是式意者曰此自吾家法耶恭惟我藝祖皇帝誕膺天命光宅四海繼以太宗真宗克紹先烈煌煌乎聖德神功與二帝三王比隆竝美漢唐之君不足進焉慶歷中樞臣富弼作為寶訓一書而三朝制度紀綱之法燦然畢具誠我國家之舊章成憲也歷代寶訓經筵進讀用為龜鑑豈非萬世大法可遵而不可易歟雖

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自古為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
君德為本而寳訓則首以賞罰非所當先而先之豈固
有深意耶求諫帝王之盛美也是書之末乃始及之豈
其所載無非急務非必以先後次第言也三朝立國規
模雖非小智所可窺求之是書大略可見當五季之餘
海內分裂未易混一也我祖宗之興遂能削平禍亂鞏
固基業傳之罔極何修何營而臻此也上而主威振朝
廷尊下而民生阜習俗美內而以大總小如臂使指外

而邊陲晏然四裔賔服成績爛然本原所自亦可即是書而求之歟若用人若攷課若任將帥若制藩臣若謹刑罰若制國用若禦戎敵埀諸後世皆可為法稽諸前代亦皆合乎今日之治固當以三朝為式然因時制宜容有不能盡合者故稱堯舜者曰若稽古若者順而行之稽者參而攷之隨時之義不能盡循也然則寶訓所載其事事而遵行之歟抑擇其宜于今者用之歟盍併以告

宗法

問古者宗法之立所以篤親親厚風俗也大宗一小宗四合而為五宗焉蓋諸侯之庶子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所謂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使其嫡子為後所謂繼禰者為小宗五世則遷者也不惟諸侯之別子為然而異姓之起家為大夫者亦如之嫡嫡相承每事諮告有大宗以為小宗之統有小宗以為羣弟之倡小宗雖親

盡而遷大宗則正統自若故百世而親親之恩未始絶也風俗安得而不厚歟然嘗攷諸家之言別子者其説非一或曰君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或曰公之子皆別子也或曰諸侯之母弟不盡為祖也或曰始封之君別一人為祖也自今觀之其亦有的然不可易之説歟別子之嫡子謂之繼別可矣而禮之有繼別子之所自出則所謂繼者果何人歟別子之正統既為大宗矣大宗有庶子若孫者其兄弟自為宗歟抑宗小宗歟古者宗

將有事族人皆侍事無鉅細靡不由之以嫡子當立而苟非其人悖理亂常莫亢厥宗將何以處之歟祖遷于上宗易于下謂其親盡也親盡則不相為宗于是乎易之則自五世之外別為宗矣上無所繼而下自為宗可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記以為周道也然則宗法莫詳于周矣或謂夏商之制與周不類則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者婚姻可通也而何以為盛時之法歟昔之習于五宗者若毛萇

杜預賀循薛綜之流其說既詳矣孰為得孰為失歟東坡蘇氏以今無世卿大宗不可復立欲復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其說似矣然自古安有舍大宗而獨立小宗者獨立小宗則五世之後将漸散而無所屬親親之道何以能久歟試紬繹而言之

歴象一

問古之聖人仰觀于天以為日月星辰垂象雖明而躔度至微不可以莫之察也故在書則有歴象璿璣在周

官有馮相保章而月令所紀尤為詳焉夫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轉禮經之語也而或謂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戾于經矣日昱乎晝月昱乎夜陰陽之精發于光華厥類均爾而或又謂日入于海隔以映月受光多少隨日遠近則是月待日而明也月不能自明而衆星爛然獨能自明乎史稱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也去極雖或遠或近要不離于黄道而月出于黄道之南北東西常失其中箕之好風畢之好雨皆月行失中而

然以理揆之果信乎否也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衰代日行下道自漢儒有是言矣不知此三者之别皆黄道歟非歟以分星觀妖祥葢周保章氏之職春秋時有星孛于大辰而知諸侯之火歲在星紀淫于玄枵而知宋鄭之饑星土之驗葢如此然周都地中而柳南方之宿也安得而為周分齊負東海而虚危北方之宿也安得而為齊分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識者知漢將有天下而後人非之謂金水二星不應背日而行則

漢史所紀果足為受命之符乎越得歲吳伐之而越終有吳燕得歲秦滅之而燕終有秦福德所在誠非加兵者之利而或謂武王逆歲而伐紂何耶五星出東方何以為中國之利月行掩昴何以破旄頭之國熒惑守歲而退何以言速用兵者昌天道幽微自鄭之裨竈見沮于子產其言卒不驗曾謂後人而能測究歟星家之說多有取于官名所謂中執法柱下史尚書從官謁者郎將之屬皆後世官稱爾不知三代之前亦有是名乎有

之舀不經見無之而自名之可乎班氏漢志經星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名案八十三原本誤三十八今據漢志改正後數術之家或謂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不存或謂二百八十三萬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夫星古猶今爾而多寡若是不侔有于交州海中見南極下衆星皆古所未名者則甘石巫咸果能無遺乎言天三家渾天為優而為推驗七曜竝循赤道而無黄道者其䟽亦䟽略矣果何以推驗乎觀歷代史或首列五宫而次以五星或上言五

星而後五宮或詳言中宮而次以二十八宿皆非徒然
殆必有意儒者所宜講也其悉言之

歷象二

問昔者帝堯首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歷步其數象占
其象也大舜承之協時月正日治歷也在璿璣玉衡觀
象也歷數既明象復參焉天道于是乎不差矣漢歷莫
密于太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淸臺所課未有能
及者行之久遠可以無差矣而至建武中纔百餘年分

度已差元和之際去天益遠得非其初亦有所未盡耶漢之渾儀古璣衡之遺也洛下閎賈逵皆為之而張衡尤精所謂術數窮天地制作侔造化宜其盡善無可議者而淳風譏其推驗七曜盡從赤道則是無黃道也焉有黃道不明而可推測造化者乎一行有言六家之説迭為矛盾以為蓋天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為渾天則北方之極寖高且有不在渾蓋是非之語則是渾儀亦不足用耶夫歴之精者既不能無差儀之善者又難以盡

信天道何以步占人時何以敬授乎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逺也茍求其故千歳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而史遷乃謂天運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既曰變矣自五百年以往變有不可勝窮者千歳之日果何以推知乎璿璣玉衡自古以為觀天象之器而史遷乃曰北斗七星也以斗定四時夫豈不可而遂以為璣衡其然乎否乎盍併陳之

歴代國祚

問嘗觀歷代得失盛衰之故自三代而後若漢與唐學者類能言之三國鼎峙南北分裂晉隋混一五季更禪之時往往未之深攷故顧相與講明之魏氏據有中土天下莫強焉吳大帝蜀昭烈處于偏方角其智力卒與之抗衡並列而為三彼何修何營而遂能爾也天下既分合之實難晉武之世乃能混一區宇以為一㕓功高矣然不一再傳而神州赤縣淪于劉石間關渡江蕞爾微弱不數年而建中興之業王蘇之變國勢復岌岌矣以

弱制强卒清大慜苻石之雄非晉所可敵也勝于淝水
焚其聘幣曾不見中國之為弱雖以桓温挾震主之威
蓄無君之心而卒不能移其祚夫方其盛也不虞其遽
衰而衰巳繼之至其衰也殆不足以立國而緜緜延延
久而不絕此果何為而然乎劉聰石勒苻秦拓拔之流
據有中原所向無敵有傳數世而愈盛者宋武帝起匹
夫不階尺寸之柄而兵威所至易于破竹卒代晉氏而
履尊位是又何為而然也北方諸侯莫盛于泰和之主

江左諸君莫盛于元嘉之時其施為建立所以能致盛强者亦可得而聞乎蕭氏陳氏之迭興于南高氏宇文氏之稱雄于北其興也驟其亡也遽亦可推原其故乎以宋武之英特得長安而旋失之終身封域不過江左隋氏何為者而能取梁滅陳中天下而立混一之功足以為子孫萬世之業矣僅一傳而不復繼此又何也唐之莊宗明宗類皆一世英主周世宗威武之聲震讋夷夏尤為偉特而皆不足以傳遠其勢如飄風暴雨倏然

而至截然而止何其得之甚易而失之亦不難也成必有自敗必有因儒者可不攷論之歟盍備陳之毋略

邊備

問古者中國甚尊外裔甚卑遼乎上下之不侔也管仲霸者之佐爾猶能攘荆楚尊中國一匡天下之功聖人美之魏絳勸晉悼公始有和戎五利之說雖能九合諸侯于八年之間而中國亦少卑矣漢與匈奴和親遺以金絮綵繒賈誼羞之以為足反居上首顧居下甚言其

顛倒也然當時中國乂安民物繁華不可謂非和親之力武帝窮兵遠討海內虛耗其禍烈矣然匈奴震讋至宣帝時朝呼韓于渭上上下之位于是復正不可謂非用兵之功就二者而權之當今之務將何所適從乎嘗怪晉室之東江左可謂微弱而未嘗輒與議和石勒來聘遽焚其幣不知何恃而敢然也豈其守禦戰攻之具素備而無闕歟唐太宗用兵如神亦未免屈己以和突厥後其君長皆為所擒豈其以和好為權宜所謂將欲

取之必姑與之者歟國朝列聖相承兼愛南北澶淵之役契丹既退衂精甲躡後其衆可殲而顧與之和毋乃天覆之仁不屑與較勝負歟紹興間時相獨主和議忠臣義士以死爭之使當時不遂與和神州赤縣果得而盡復歟自辛巳之冬金人叛盟和好遂睽迄于甲申之歲天子英武獨運誓雪讎耻而卒不與戰聘使復通敵亦畏威懷德無復盜邊兩淮荆襄之間耕桑徧野民安其業豈亦和好之明驗歟今邊隙既開區畫實難將與

之和乎敵情無厭非理邀索難從之請其何以塞將與之戰乎國用方艱兵力已罷幸而能勝其何以繼之將以和好為權宜而不忌戰守之備乎沿邊屯戍未易遽撤我有吞彼之志則彼有疑我之心亦豈能猝合哉自古待外裔者不出于和則出于戰不出于戰則出于守欲立一定之論為久長之計如之何則可也其備言之

官制

問設官分職所以代天工也尊卑先後其序不可易天

道自然非人以私意為之也嘗觀帝堯首命羲和以歴象之事分為四子各以其方任職且置閏定時以為釐百工熙庶績皆由是出葢羲和之重如此然攷其職業亦不過周人馮相保章之類爾在周為春官之屬以中士為之而帝堯之命乃居于若時登庸若予采之先何其尊卑先後之相戾耶周家天地四時之官各屬其屬與羲和四子大略相似而其職則非烏火虛昴作訛成易之謂也竊疑太古之世其設官也多詳于天若鄭子

産所謂閼伯主辰實沈主參晉史蔡墨所謂五行之官祝融蓐收之屬無非以天象陰陽為職堯去太古未遠故亦以羲和為先歟周六卿分職詳于人矣然以天地四時名官葢亦有本焉嘗以舜典九官參之百揆之任固無異于冢宰而以稷官次之居司徒之先而士又次之復有共工焉虞焉秩宗焉典樂焉納言焉數多于成周先後之次亦復不類將焉從乎周官大要不過六卿爾而周公作立政乃有常伯常任牧夫者卿歟抑其屬

歟禮記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又五官六府六工與虞周
皆不合或曰此商制也信乎周六卿率屬宜各以類相
從而職方土方不屬地官而爲司馬之屬馮相保章不
屬天官而爲宗伯之屬司儀掌賓客儐相而不屬之春
官司服掌王之衣服而不屬之天官若此類者不一而
足安在其爲率屬乎古天子九卿周合孤卿爲九而漢
亦有九卿其所職掌果合于古歟間有列于九卿者卿
在其中歟抑別有卿歟百官公卿表有所謂加官古弗

聞焉實自漢始當時所以置是者果何為乎周官三百六十定制也以禮攷之五家比長一人以下士為之不勝其多豈三百六十而止歟漢自佐史至丞相二萬二百餘人其多如此視成周之制不知其幾倍矣而當時不聞有官冗之患自晉及唐省官之説班班見于史牒何與漢異歟御史周之中士爾至漢則御史大夫亞于丞相侍中秦之丞相史爾中書令漢閨闥之臣爾而後世皆為輔相如此之類亦不一其何自而然歟古宫中

用士大夫葢自王宫次舍膳服酒漿之官皆以士大夫為之後世内外廷截然為二宫中所用殊不相侔合而一之可乎唐三省相通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至今以為良法稽諸周制合歟否歟其詳以答

官禄

問古者設官制禄未嘗無一定之法官之多寡禄之厚薄因其事稱其宜皆有不可易者焉嘗觀書稱唐虞官百夏商倍之未嘗不慨嘆古之盛時設官若是之簡而

庶務靡不畢舉官既寡禄亦然其供億亦易為力財安得而不裕成周三百六十視古雖增較之後世簡矣然嘗疑比長之設五家一人以下士為之合六鄉而言官不勝其衆禄亦不可勝計雖後世官冗之時亦不若是多也或者理所當然雖繁而不病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釋者曰所謂圭田也夫近郊之地疆理幾何又有所謂宅田賈田者圭田所占亦甚狹矣卿以下之官若之何給之王制三公之田

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而孟子以爲卿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官于王朝而其禄以侯國爲差不爲不厚矣禄之厚固所以重其責也當時孟子之言曷爲不同或者非一代之制歟漢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民漕轉山東粟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而當時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有竒不知漕粟之數果足以盡給歟省官之説晉以來有之而漢氏無聞是必官無虚設禄不輕與制度之善庶幾于古也元康中以小吏身勤而

祿薄益百石以下俸十五砥礪廉隅之意著然則景武以前吏祿之制果能足其用度矣乎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有竒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而止其微如此意者祿廪厚歟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二等其多寡之差視三代何如也唐初定官制纔七百三十員視漢為甚寡矣而歲漕之粟乃倍于漢官寡而祿厚亦美意也其後有千緡者有九千緡者何漢之俸錢如彼其微而唐若是之厚亦有說乎常衮之裁限

李吉甫李泌之建請果皆當乎否也其究言之

功臣

問漢唐之際人臣有功烈者必表而揚之麒麟雲臺凌烟圖畫其人者是也麒麟所圖纔十一人而黄霸于定國之流不預焉其選艱矣韓增劉德梁丘賀之徒非有表見于世顧乃得預于中興輔佐之列何耶雲臺二十八將以鄧禹元功爲首自是而下亦宜以功之大小爲序弇之平齊恂之守河内彭之克延岑異之破赤眉皆

其時卓然可稱者而序之于王珪杜茂傅俊堅譚之下彼數子者功何有焉是何先後之失當耶馬援以椒房之親不得預雲臺而凌烟則以無忌為首借曰賢而有功歟攷其輔佐孰與房杜論其戰伐何如英衛以椒房之親而居其上可乎志玄宏基開山順德之徒瑣瑣焉無足稱而君集又叛臣也乃得與元勲茂烈為伍太宗固非苟然者其亦自有深意耶德宗差功臣為二等其多至一百八十七人大中時復增三十二人是何擾擾

然多功臣哉詳攷其人真有功者幾何名曰功臣而無其實者又幾何其悉以告

封駁

問朝廷者命令之所自出也設為給舍臺諫之官以封駁論列為職所以彌縫其闕糾正其非歸于至當也然嘗觀隆古之時天子與公卿大臣謀謨于上羣有司奉行于下如一家之内父兄有命子弟敬承無敢少戾焉不聞有封駁論列之職意者龍之作納言仲山甫之為

喉舌猶後世所謂封駁歟而未敢以為信然也周官司徒之屬有司諫焉而所掌者糾萬民之慝爾宗伯之屬有御史焉而所掌者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爾亦未以論列為職也夫隆古之君兢業萬幾惟恐臣下不得盡其忠而封駁論列之職曾後世之不若豈固自有深意歟且以後世觀之為給舍者或論事有回天之力或批勅有夕轉之風或列來俊臣陷仁傑之枉或沮盧杞刺饒州之命或進欒石之言或止貓鼠同穴之賀其確然

守正不肯詭隨者類如此為臺諫者有謂必明目張膽有謂當動揺山岳有欲壞白麻者有扣額龍墀者有斥裴延齡姦佞而明陸贄之忠者其侃然正色犯顏無隠者又如此不知隆古之時亦若是否乎如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如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古人虛心求言之盛德也不知後世所謂封駁論列者亦若是否乎君有常尊臣有定卑堂陛等級之勢判乎其不侔在上者行之而在下者非之毋乃非所以隆主威重朝廷

乎又嘗以歷代攷之封駁論列之職其始名位皆卑而其後權任寖隆蓋給事中常侍黄門之流而中書舍人纔八品官爾初止于是而後皆為天子之法從諫大夫本郎中令之屬而後為諫省之長中丞本大夫之屬而後為憲府之長何始之卑而後之崇歟其必有以也盍併以告

革弊

問革天下之弊者必循天下之理而天下之怨勿容恤

焉可也昔者盤庚之遷都民胥怨咨甚矣盤庚不顧而必為之都邑既建民奠厥居遂為商家無窮之利由此觀之善為天下者奚必恤浮議之紛紛哉聖上興起治功掃除宿弊海内莫不洗心易慮以觀德化之成葢銅罷之弊甚矣則盡行銷毀雖王公貴戚之家敢有私鑄者必罰無赦園田之弊亦久矣則盡行開決雖歲月既深已成膏腴者亦所不惜至于會稽之和買則又從邇臣之請履畝而税之以銷姦民欺僞之心此三者皆理

所當然人情之所不樂者也順理而行政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卓卓乎帝王之盛舉酌于至當誰敢不服雖然人心逐利日長炎炎殆不可遏今嚴于約束令于天下曰毋治銅毋圍田聞者悚然莫我敢犯矣不知既久而能如是乎自紹興銅禁之峻凛凛可畏而曽不數年私鑄自若淳熙以來賢監司郡守亦有建請于朝決去圍田者矣決之未幾其圍如故豈非利心難遏暫止復作耶必欲絶其利心非嚴刑峻法不可而嚴刑峻法非平

世所尚然則果何道而使人心悚畏常如今日也履畝而税固為均平而曩之真為下戸法當免者今亦及之能無害乎豪宗巨室向也析大為小得與下户俱免今履畝之後所輸必多能不怨且謗乎此可以無恤也不知今日所行果能久遠而無弊乎如使未能無弊施諸吾民猶有怨心又不若無怨之尤善果何道以能使人心樂從而不怨乎其備言之

田制

問古者井田之法莫備于周盖岐山則有平土之法而小司徒之職則有井牧之法其平土也則屋三為井積而為通為成為終為同其井牧也則九夫為井積而為邑為丘為甸為縣為都名與數俱不類抑隨時損益不能盡同歟抑旁加之說果有之歟井田之法備于同而司徒之職止于都都果足以盡井田之制歟宅田士田賈田曷為而任近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曷為而任遠郊若此類者必皆有說可言其詳歟百畝之田所食不

過八口餘衆男為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夫當授田之初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固已無曠土矣不知餘夫所受于何取之取之近則無餘地取之遠則父子異居非先王厚人倫之道也周之受田以不易一易再易為差而又有所謂萊地者田卒汙萊詩人所刺也周之盛時宜無遺利而田猶有萊豈肯廢而不治歟杜佑通典謂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萬餘頃夫九州封疆可謂至廣誠如佑說則一州之內纔百餘萬頃爾其可信歟禹貢荊

揚之田蓋最下者而唐以江淮為財賦之淵古今地利何遼絶若此歟秦人廢井田開阡陌天下之人宜不勝其害而不出數年乃有國富兵強之大利遂使先王之制一廢而不可復秦豈能過于古歟漢氏之興可以復古矣因陋就簡卒莫之復公私之積宜乎匱乏而雞鳴犬吠烟火萬里田租之輕至于三十而一其極也盡除之乃有三代所不能為者漢果能過于三代歟趙過為代田一畆三甽而歲代處蓋古法也不知所謂三甽者

周人不易一易之法歟抑自為之歟耕其一廢其二利微矣而課所得穀常過縵田畞一斛以上豈更休以全其地力而致然歟夫欲地力有餘加之培植可矣乃廢而不治不治而獲其利是法也果可通行于天下歟王莽時王田私屬毋得賣買受田者悉如制度既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豈欲復還舊貫而非其人歟荀悅著論謂井田之制不宜于人衆之時其言似矣然觀元魏之興至于太和之主蓋幾傳矣當時稱為極盛戶口衆多

而能略依古制均給天下田隋開皇中墾田千九百萬頃戸口歲增號稱繁富乃能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已然之效于是可覩而曰不宜于衆多之時可乎魏有露田有桑田有麻田隋有永業田有職分田有公廨田其法度孰合于古唐之口分世業尊卑貴賤莫不有分廢疾孤寡莫不有養守而不失自足以傳遠而貧無以葬者聽賣永業樂遷寛鄉者聽賣口分以太宗之英明不能講求先王維持經久之意而立法之初已開變易隳

壞之端豈古道難行雖欲久遠而不可得歟其悉以告

學制

問古者化民成俗莫先于學自五帝時已有成均之名矣記稱有虞氏之養老有上庠下庠之別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此四代之異名也然記以虞為庠而孟子則周曰庠記以夏為序而孟子則殷曰序何其相戾如此記曰天子曰辟雍詩曰於樂辟雍則辟雍學名也而或以為樂豈求諸周官而不見所

謂辟雍者歟當靈臺之作周未王也其所建學不過諸侯之泮宮爾安得僭而為天子之學歟大戴禮有東西南北之學又有太學帝皆入焉而稽諸周官禮記皆莫之見不識此五學者何代之學歟周家教世子之法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而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葢兼虞夏商之學矣王制簡不率教者自右鄉而移之左自左鄉而移之右又移之郊又移之遂皆使習禮于學則是鄉遂及郊莫不有學矣家塾黨庠術序國學復見于學記葢

學校之盛如此而周官略焉師儒之官以賢與道得民者屬之司徒而學政不預焉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祭樂祖于瞽宗釋者曰成均五帝之學也瞽宗殷學也周家學校之盛見于周禮者若是而止以太平之典纎悉畢具而教化之原闕略如是何也自靈臺經始之時已有辟雍之學至武王則鎬京辟雍獨不見于周官豈所謂成均者辟雍之異名歟漢興太學置博士太常擇民之儀狀端正者補弟子員而郡國

亦遣生徒受業于太常以教導之職而通于禮樂之司豈亦周人之遺法歟東都建三雍橋門冠帶以億萬計又有四姓小侯之學及其季世太學諸生至三萬人益盛于西京矣唐廣學舍至千二百區時則有國子學有太學又有四門律學書學算學又多于東漢矣建立之制教養之法果能庶幾于古歟其併陳之

禮儀

問昔有虞氏命伯夷典三禮時巡四岳五禮是修說者

曰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及觀成周大宗伯之職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禮而五禮條目無一不具斯有虞之遺法也成周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其虞氏之三禮歟然曰神曰示曰鬼此不過祭祀之禮而已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此一語已該括無餘虞氏之三禮其亦祭祀而已乎此學者所當深攷也周監二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周公制作見于周官者既纖悉矣而太宰六典之建復有所謂禮典者何書歟將經秦火

而遂泯滅歟抑儀禮之行于今者即禮典歟禮之有儀猶木之有枝葉也而春秋之際判而為二自郊勞至于贈賄無違者可謂難矣而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問揖遜周旋之禮亦曰是儀也非禮也儀不足以為禮則枝葉不足為木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說者曰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由今觀之春秋辨名分别嫌疑謂之周禮則可易象何為而亦謂之禮乎揖遜周旋郊勞贈賄不可謂禮而以易象為

禮是特不可鮮也漢興叔孫通立一王之儀魯兩生非之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拒之而不能致通所為不合古亦可知矣施諸當時能使羣臣肅然無譁高祖知皇帝之為貴其明效若是何耶專務德化之君以為緐禮飾貌無益于治而罷去有司之欲定禮儀者當時禮教宜若盡廢而乃有興于禮義之俗豈得禮之本者果不在于飾貌之末歟終西京之世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中興以後章帝以羣僚拘攣獨使

曹襃盡心集作乃依舊典撰次冠昏吉凶終始制度而議者以破亂經術非之漢禮于是不行一代大典曠廢若此顧何所憑藉以為國歟唐太宗欲興禮樂賢輔佐不能答不知所謂貞觀禮者果善乎否也厥後有顯慶禮有開元禮又有郊祀録禮閣新儀續曲臺諸禮唐之禮書明備似非前代所及果合于先王乎否也夫制禮而不合于先王與無禮同其攷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以來制作合于先王者何事倍于聖經者何說悉著

于篇以觀所學

服制

問昔有虞氏觀象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上六章繪之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下六章繡之于裳以為天之大數不過十二也及觀成周之制乃殺而為九章日月星辰繪于旂常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隨世沿革不得不然由今觀之虞氏十二章自東漢魏晉宋齊梁陳往往遵用而周之六服惟唐初用之末幾復廢虞周皆

聖人也其服皆聖人作也而後世取舍乃爾不同豈亦有說乎虞氏所作獨此十二章爾而成周自衮冕而下復有鷩冕毳冕希冕玄冕焉豈虞書所謂五服五章者歟非歟周人監于前代禮制明備自享先王先公迄于祭羣小祀因其禮之小大為其服之等差理固當爾然此五服者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亦得隨其爵之高下而服焉不知助祭于王之時從其所自服耶抑有殺耶若曰從其所自服則固有與王相若者矣亦有隆于王

者矣且方其祭社稷五祀王所服三章而止而公以九
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可乎尊卑殽亂禮不其然若曰助
祭而服殺于經無見惟釋三禮義宗者以為降于王一
等其説似矣而未盡也未可以為據也鄭氏注周禮以
鷩為華蟲理或近之至以毳為宗彝知其不相類也則
以虎蜼為言以希為粉米知其不相闗也則以刺為言
于理安乎舊疑以為鷩與毳與希與玄當時必自有服
非必華蟲而下七章宗彝而下五章之類也王與諸臣

服不應亂如衮冕王公雖同而龍之升降則異此亦足以別嫌明微矣其他亦宜皆然司服所載上自祀昊天上帝下至祭羣小祀各服其服而祭地祇略不及焉不知夏至之日澤中方丘蒇事之時當何服耶如曰父天母地禮無隆殺則當暑氣炎赫之時而服隆冬盛寒之服豈人情乎漢明帝時乘輿十二章三公諸侯山龍九章九卿而下華蟲七章大略兼用虞周而不純其果于禮合乎唐武德初天子服有大裘衮冕鷩冕毳冕絺冕

玄冕蓋周制也至顯慶時禮官無忌志寧之徒建議非之以為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且據郊特牲周郊被衮象天之說與夫漢明帝十二章祀天地之制請郊祭天地皆服衮冕而停大裘其說則通矣而司服大裘之禮遂廢可乎郊特牲固禮經也而周禮周公作也周公聖人也非聖人之信而誰信夏至祭地示之服必有可見者矣其據經而言之

經生家學

問漢東西再有天下經生學士班班見于史册亦可謂盛矣然其列于儒林者大抵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豈有得于學問之大原哉今取而細觀之乃有戒公孫子以務正學無阿世者有以為治不在多言箴武帝之失者有為人精悍處事分明董仲舒不能難者有謂當修行先王之道不可委曲從俗者有父子稱盲不仕莽朝者有施諸政事能使反風滅火虎北渡河者皆聞于當時表于後世此豈可以專門少之哉以專門之學真有得

于聖經之精微歟發揮隱奥宜可行遠然存于今者幾何人哉書惟孔安國詩惟毛鄭禮惟戴氏而已餘皆散亡磨滅百不二三存焉專門之不足貴葢如此而當西漢時大師傳授多至千人中興以後著録者數千人有至萬人者葢嘗疑之以夫子之聖從其游者三千人而止漢儒豈能賢于孔子乎何其生徒若是之多也唐史之傳儒學猶漢儒林爾三百年之久以儒稱者甚衆而不聞專門名家講經授業如漢儒之盛乃亦有以炫耀

聰明規戒其君者有襄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而獻其君者有陳陰盛陽微而排姚崇太廟屋壞之對者其他博古通今著聞于世者類多有之問其師承果何所自而聡學于師乃有如韓退之之說不知當時學問淵源果何自而來也其併陳之

離騷

問王迹熄而詩亡忠臣義士憂國愛君之心切切焉無以自見而發為感激悲嘆之音若屈原之離騷是也原

見棄于君棲遲山澤而繫念不能忘可謂忠矣然嘗疑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古人事君之大致也有所蘊蓄而時不我用雖古聖不能自必原又安能必其君之感悟歟不見是而无悶不見知而不悔古人所以自處者蓋如此原以見棄遂至于悲愁憤悶不能自釋遠遊之作蓋無所赴愬思欲託配仙人相與遊戲周歷于天地間也又自陳忠信與天合度而九章以作託于祠神因以諷諫而九歌繼之甚而至于不知所為決于蓍龜

以卜己所居憂思煩亂精神散越而自招其魂古人進退出處之際豈若是之怵廹歟言飄風雲霓以喻小人指惡禽蕪草以斥讒佞其憤世嫉邪之心不能自遏豈古人卷而懷之舍之則藏之義歟故班孟堅以為露才揚己愁神苦思强非其人葢譏其未合于古也然有古詩悱惻之意胡為而復見稱歟九辨七諫與夫哀時命招隱士諸篇大抵皆為原發原而果不合古胡為當時後世惓惓若是歟或稱其義兼風雅可與日月爭光或

稱其正道直行竭忠盡智或詆其何必沈身作反騷者
而旁騷廣騷相繼而作是終不敢訾原也原真忠臣之
用心歟雖然崑崙帝閽傾地甕日九首三目等語類多
荒誕士女雜坐娛酒不廢又非法度之正毋亦一時之
寓言歟自原而下若宋玉景差唐勒枚乘相如子雲之
流亦足以闚原之閫域歟其究言之

太玄

問昔揚雄氏覃思易經作太玄以準之分三方九州二

十七部八十一首而繫之以七百二十九贊亦可謂精微矣其為首也始于中凖易之中孚次以周凖易之復也冬至之日陽氣方萌歷七日而得周之次四𥫗七日來復之義然易所謂七日者猶豳詩一之日云爾謂月也非日也玄以一首當四日有半則所謂七日者詎可以為月乎日而非月亦甚戾于易之七日來復矣安在其為凖耶孟喜六日七分之說去坎離震兑止六十卦以當三百六旬之數復以七分推之而始得與周天之

度合雄之太玄增六十四卦為八十一首首當四日有半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而八十一首已周加踦贏二贊而始得與六日七分之說合所謂得易之道備歷之數者蓋如此夫其數即孟氏之六日七分而其為首多于易卦者凡十有七何其若是之不同歟孟氏之易雖自名家然趙賓以箕子為萬物荄滋詭誕不經自云受諸孟喜其誣若是而六日七分之說玄實用焉何歟眉山蘇氏亦有疑于踦贏二贊且云四歲而加一分千歲

之後吾恐大冬之為大夏也此其言果足以箴玄之失
歟玄之九贊擬易之六爻也爻合金木水火為一而土
為二贊分金木水火為二而土為一胡為而不類玄之
揲發于陽家則一三五七九為晝二四六八為夜于陰
家則一三五七九為夜二四六八為晝胡為而有别易
之蓍策本于大衍而虚其一玄之蓍策本于天地而虚
其三其不同若是而謂之準易可乎六日七分之説一
行非之牽牛起度之説劉洪輩又訾之豈其果有所未

盡歟司馬溫公之潛虛葢擬太玄也冬至之氣始于元猶太玄之七日來復也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直一日乃授于餘而終之猶太玄之踦嬴也然空虛之學六經所無有儒者所不道今曰皆祖于虛其信然歟既自虛而為氣為體為質為名為行為命又自虛而為形為性為動為情為事為德為家為國為政為功為業何其多端也餘昜為而無變齊昜為而無位性之十純昜為復以配而列于其間自裒至散何以為先後之序自王

至庶人何以為尊卑之象揚與司馬皆一世大儒立言

垂訓宜其坦然易見今難知若此其究言之

絜齋集卷六